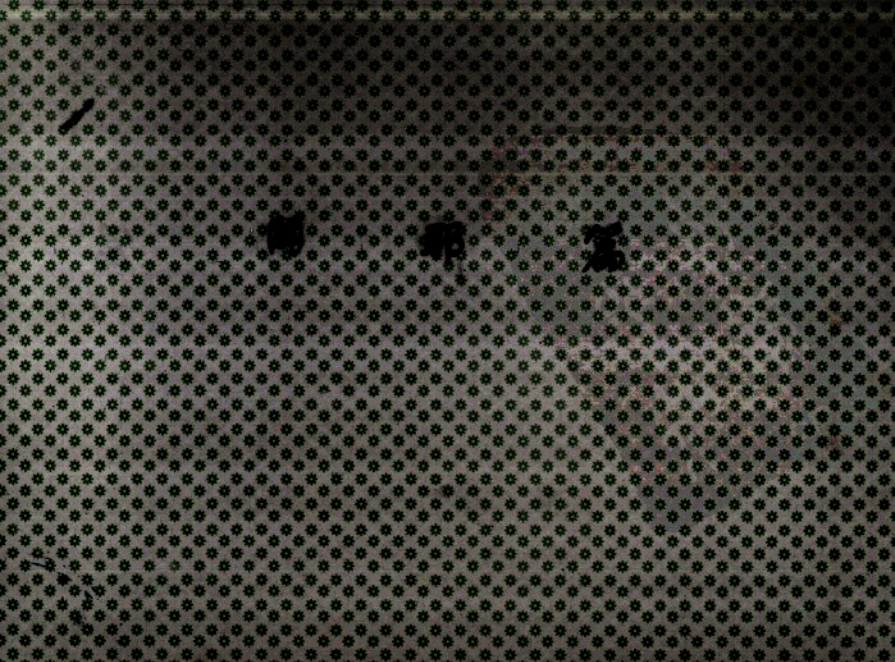




關
耶
篇

闢耶篇目次

宗教辨惑說

儒家畏天命耶教稱謝上帝辨

明害篇

破迷篇

論耶教致禍之故

上帝主宰說辨惑

德化基督教序

答楊君書

答曾約農書

答朱敬一書

記與曾寶蓀談話附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構論

與曾俊庵書

歐美人李行七則

譯日本東方少年雜誌記遼瀋國治日進兩評

宗教辨惑說

甲子正月

壽其杰

第一章 緣起

予去冬有宗教答問之作。嘗以資諸教會友人。將以折衷求是。非敢故存門戶之見也。而見答者寥寥。或則以膚泛之言應之。無辨難之語。甚非以直見道之意也。然予則猶含意而待伸。以爲天地間真理一而已。不能兩可。不能苟同。今耶教之人言曰。世界惟耶教爲眞宗教。爲眞理。苟不信從。則爲有罪。不教青年學子。方受教育。固將以至善爲依歸。而世之以宗教以學說成一家言者亦多矣。大抵門戶水火入主出奴。將使學者何所適從。耶而彼私其教者。又張大其詞。謂爾不信耶穌者。皆教見者。皆得罪於天。永不得救。期於使人不敢不入教。已入教者不敢復研究其他教理。故亦有其徒明知佛法因果之說有至理者。而口不敢道也。家世夙受儲教禮法之益者。而不敢復行也。乃至祀其祖先亦謂爲得罪上帝。將受天譴。彼陰陷自私。漸充嫉妬之傳道師。倡爲此說。期以宗教爲專利之物。名爲尊上帝。實以誣上帝。名爲傳真理。實以蔽真理。蓋天卽理也。世豈有狹小陰險嫉妬詭

呢而可以稱天理者乎。夙頗有喜於耶教。以其徒事人捨己之情神亦多有足感人者。而爲此等謬說所玷。遂滋無窮之憾。就觀歐洲列國歷史所紀政教發生之戰爭。教人民於愁苦殺戮而終致廢。以推測宗教者莫不由此謬說自致之也。耶教在今日已漸式微。然基礎尙固。苟其徒及早覺悟。取他教之長以改善而進於道。未始於世無裨。故予不辭。而有斯篇之作。

第二章 宗教之目的

宗教最大之目的。在謀人生幸福。世界和平。其目的惟一。其率循之途徑亦必同一。此義中庸已言之矣。蓋謀人世之安寧幸福者。天意也。亦人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達此目的。必循是道。故曰率性之謂道。宗教者途徑之指導也。故曰修道之謂教。夫使目的同一。途徑同一。距復有彼我之見。終域之分。固無故異。爭於何有。今有樹教義以是己非人者。吾人欲辨其真是真非。則當究其所說爲闢通抑爲勝執。爲博大抑爲狹隘。爲順成抑爲穿鑿。爲實際抑爲荒唐。由前之說。則聞之者能信受悅服而幸福安寧之目的可達。是率循天命之正道也。由後之說。則託名宗教而去目的愈遠。終主門爭殺戮。爲世誦病卒歸淘汰。吾人同賦天命（即

明德）此心具有準繩。當平心靜慮。自爲抉擇。庶不爲似是而非之說所誤。以醒天而悟道也。

第三章 天道之意義

凡言道與教者。大抵以天命爲宗。天命者。對於人而言。離人則無所謂。謂天命。換言之。天命者。必於人之心性體驗之情感發見之。非是則不見也。何以言於心性體驗之也。（釋天命者莫善於大學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自明即佛教之明心見性也。）心之誠者不雜。須些人爲然後臻參天地贊化育之境。界性之靜者不染。一毫渣滓。然後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感。覺蓋道心與天心真如不二也。何以言於情感發見之也。凡人窮極則呼天。獲福則謝天。作善人所喜。則天降之百祥。作惡人所怒。則天降之百殃。世有善人而賞或不加。惡人而罰或幸逃者。則旁人必以賞罰望之於天。而天之報施刑罰亦歷歷不爽。蓋天道與人情息息相通也。古人云天道遠人道邇。又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孔子曰能近取譬爲仁之方。故儒與釋之教人。皆不言天道而言人心。譬之於物。天猶明鏡也。鏡中狀貌則吾人所反射光線也。欲求形貌之美惡。不能

貴望於鏡。猶之自身之命運與禍福。不能貴望於天也。當尸而己而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佛經曰：若自不發心。雖諸佛菩薩。不能度也。是故天者。羣衆心理所積之中和性也。上帝者。羣衆心理中和性之代表者。亦以羣衆心理爲代表者也。所謂萬能與最高權。則又由羣衆心理所積而成者也。我與各個人所賦之本性。則亦由此公積體中和性分授而出。所謂天命也。至於賦性。或得其偏而失其中。和則各個人自造業因之所致也。非天之咎也。所謂形貌之醜惡。不能貴望於鏡也。其所謂性之中和者。則誠與靜是也。統名之曰仁。其在心性之發動者。則爲忠恕。而推之於行事者。則分別爲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自其性之靜者言之。則天地人我萬物皆相忘於無有。是謂止至善。是謂至誠。是謂無極。佛家謂之真如。謂之涅槃。由其心之動者言之。則所以應天下萬變之事。物者。遂見爲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孔子言畏天命。而其論求仁之方。則克己復禮而已矣。大學言明明德曰：顧天之明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而已矣。中庸言明天命曰：率性脩道而已矣。孟子言事天之道曰：存心養性而已矣。佛言大乘正宗曰：如是安住降伏其心而已矣。觀乎此。則事天與明天命。不

敢於心性以外求之。亦明矣。知此義也。則可以言天道。可以言教。

第四章 儒家求仁之方法

人有恒言曰：各教皆以勸人爲善爲目的。此言是也。佛言慈悲。普度衆生。包涵十方三世。其義甚廣。言究竟義。固當如是。然非常人所能解。驗所能幾及也。儒言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大學之道。專就人生身心日用論列。近而易曉。茲請以儒家言與耶教之所謂愛者相比。錢則可見儒家之言仁。有求仁之方。有爲仁之法。非如耶教之言愛之泛而不實也。蓋吾人天性爲物欲所汨沒。雖夙知仁之當依德之常操。而外誘甚強。中心概不自主。動爲所移。故必有存養培植之方法。使心常親乎仁。而不遠離也。故孔子答弟子問仁。有種種方法。其屬於存養者。曰克己復禮。曰強恕求仁。曰仁以爲己。在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剛毅木訥近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皆求仁之方也。其屬於培植者。曰事其長上。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皆爲仁之法也。而其尤注重者。則爲孝弟。所以然者。泛言

博愛。每易流於虛偽。近於務名。且仁之發動。必有所自始。親愛之切者。莫如父母。常能推父母懷抱哺乳提攜顧復之恩。則雖涼薄之性情。亦能化爲敦厚。頑梗之氣質。亦漸變爲溫良。推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天下皆相親而人民安樂。故聖人以孝弟爲仁之本。而以爲王道治化之所從出。所謂以孝慈臨民。則忠所謂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所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夫使民風反於忠厚。而推孝思以錫其類。則盈天地皆慈祥。憫憫之氣。雖有暴戾險狠者。處於其間。亦與之相消而默化。則忿爭殘殺之事。自較減少矣。推重孝弟。所以發育其仁慈之性情。祭祀祖先。又所以保存其孝弟之觀念。故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所謂重祀祖者。非有取於黍稷馨香以求神福也。特不忍有死其親之心。故歲時伏臘。必有供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夫孔子固深惡乎媚鬼者。謂爲獲罪於天。無所補。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爲而重視祭祀先祖者。此蓋視祀祖爲培養其孝友之情。忠厚之德之最善方法故也。今牧師之言曰。必去爾主位。除爾拜跪。爾爾飯食之供。禁爾香燭之奉。是皆虛偽。且得罪於天帝。若必欲記念其先人。則供奉照

相。獻以鮮花可矣。夫主位香燭供獻者。國俗也。有何道義之遠礙。以致得罪於天耶。且主位與爾相有何分別。香燭與鮮花有何差異。今使儒教之徒。傳道於西土。而曰。若必去爾爾相。而用木主。舍爾鮮花。而用香燭酒飯。否則得罪於天帝。其爲近人情。而合天理否。耶。抑亦徒自狹其教義。貶其價值而已。耶。教猶小狹隘之處甚多。故不能推行於中國。此特其一點耳。所以然者。由於不知事天事人之真諦。與夫求仁爲仁之方法。故斤斤然爭儀式之末。而忘其大本也。

第五章 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

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然其言天也在未來之虛榮。而非實際之受用。其所獎進。在專一之信仰。而非在正義之行爲也。換言之。重外而輕內。舍本而逐末者也。其旨曰。信耶穌者得永生。得入天國。坐於耶穌之右手。迨末日審判。信者得種種安富尊榮。不信者受種種罪苦刑罰。雖義人不赦也。故曰。苟爾愛爾之父母。比於愛天父。則不得入天國。有請先罪其親。而後從耶穌遊者。耶穌語之曰。汝隨我行。任死人自葬可也。所以然者。則由於以爲有信仰。則萬事具足。又以上帝爲能自由禍福人。其條件以信否爲從違。不以功罪爲標準也。馬丁路德痛教會之暴橫專

制。創立新教會以興之。抗舊教會竟加以種種逼迫。殘酷刑罰。慘無人理。雖婦孺不得寬貸。以實行其不信者。雖義不救之言。此種殘酷之刑。在初期之頃。則十字軍之興。前後數百年。殺戮無數。計所謀殺者。不以善惡爲名。而以不同信仰爲名。也。英倫與愛爾蘭共一羣島。共一君主。而數百年仇殺爭鬪。無寧日。今雖自治分立。雖猶未已。所以者何。教爭故也。歐美民俗。父母之於子女。盡教養之勤勞。而子女對於父母。止有遺產之希望。意而無事養之責任。心何以故。教義之流弊。遂敗薄視其親之漸也。夫我國古聖人之立教。有極衡輕重之微意。焉於孝。孝教事特別注重。盡力獎勵。而世之不孝。養不敬事者。猶多也。奈何更輕之抑之。使不孝養敬事者。藉以自恕。更振振有辭也。吾見有社會所尊崇之基督徒者。身則鮮衣美食。高車駟馬。而其父母則猶賤役以食其力。有身爲大學校長。而其老父爲之執門役者。歐美人談及老而無告者之苦。輒復嘆慕我國人能事親養老。以爲風俗之美。而不知經數千年之化導。獎勵以成者也。迨社會已養成此風習。羣衆以是定人善惡。而事親養老之職。有不待教責而然者。故衰病老人。愁苦怨望之聲。吾國當較世界爲少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世豈有不能愛其親。而能直愛人者。亦豈有不能愛人。而能真愛上帝者乎。故重孝以發育愛人之思想。眞事上帝之道也。反是。則名爲尊上帝。而反以敗涼薄之漸。上帝將巍然則上而感然。不樂者矣。且彼著新約者。託名耶穌。實臆造種種謬說。故矛盾百出。夫耶穌既稱天爲父。其意欲以詔世人。天下之尊而且親者。莫父母若也。自稱曰人子。其意若曰。世界職責之主人。莫人子若也。而又欲抑其所生之父母。以顯天父之尊榮。且隨之而愈抑。後之生之父母。以顯天父之尊榮。而不知所謂天父者。尊榮且隨之而愈抑。因之而愈後也。今有人焉。有子有孫。孩提之童。視其父過於大父。天性也。而必謂其孫曰。若愛汝父。不得比於汝之愛祖。能事汝祖。則天下之孝道盡矣。豈理也哉。或曰。耶教何嘗不言孝。十誡中。固言順從汝父母之命矣。耶穌亦嘗以母託門徒矣。保羅亦以書教人。順從父母。尊榮父母矣。答之曰。愛親天性也。人所同也。耶教徒未嘗不同此性情。惜其未知有待於存養之功。而不加重視耳。又爲其與孝教相反之言。教行爲所蔽。遂敗非孝之漸矣。且儒家之教。孝也。重其性情之篤。心意之眞。故重在服勞承歡。先意承志。其言養重在養志。故曰。至於大尊。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彼徒知供養與順從尊榮者。豈足以盡孝之義哉。統觀其教之結果。除少數

誠懇傳道師及女信徒外。其餘挂名教籍者。大抵以信教事天。自解自慰。而對於人類表實際之同情者絕鮮。故其人民多假借法律以行其侵奪託名公理以施其強暴。以造成此巧詐私立。慈悲。醫藥之世界。此則離人事以言事天者之過也。或曰。耶教不有種種醫院教育等慈善事業乎。彼其事天亦爲事人也。其教門徒棄其死父以從耶穌者。將令其傳道化人也。答之曰。善醫者治之於未病。且病者吾人業因所得之果不治其因而治其果。是遂末也。至其教育之成績。既如上所述矣。夫欲傳道化人而先懸置其親則所傳者所教者果何事耶。不於律身處世日常生活言事天愛人而別求事天愛人之道。根本之既誤。故未流之弊害不可勝言也。儒者之言事天愛人止在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際。其工夫爲存心養性克己復禮。其方法程序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夫必有溫齊肅穆禮讓雍和之家庭然後有政教修明衆庶得所之國家。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曰君子博於親則民興於仁。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一國興讓曰孝友是即爲政。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又取言之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所以示人天命人事合一之理。半性修道必遵之途。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千世萬紀。此道不變。故大學之道懸一標準以作育有體有用之國民。使隨地隨時人得循此標準。尊德性道問學以發爲事功。使千萬人中有一成就。則庶政百端隨之而舉。豈待仰富豪之鼻息。稍沾其食詐所得之餘瀝。而後能舉辦所謂慈善事業者哉。昔子產臨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湊。清孔子聞之曰。是惡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蓋儒者之言事人。從其大體者也。務其本者也。耶教之言事人。遺其大而急其小。舍其本而逐其末者也。其徒以醫病逐鬼崇高耶穌而於醫性情之病。逐良心之鬼。則未能言其故。以入天國。藥神恩推崇其教。而於天國即在方寸。神恩求諸己身。則未能見其通。故於理則扞格而不可達。於情則矯強而非自然。此所以既爲續教派所斥。復爲科學家所屏。終至爲社會運動者所絕。並其小善片長亦均棄之。至可惜也。無他。離人事以言天道之過也。

第六章 因果感應說與救主贖罪及最高權實說

因果之說備與佛同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是也儒家之言因果皆由事實經驗而得但不若佛說因果通三世之圓滿詳盡耳然積福資罰之必以善惡功罪爲標準則中外古今之通論也從耶教之說則異是其言曰耶穌者上帝之獨生子遣以爲世人流血贖罪者也耶穌未生以前世人以義得救耶穌既生以後世人當以信耶穌名得救賴耶穌血得贖罪不信耶穌者雖義不赦不得入天國故教會之收信徒施洗禮也則必問之曰若信耶穌爲上帝之獨生子否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否信耶穌死後三日復活否則必漫應之曰信如是則是人名爲基督徒爲義人得救贖得入天國得永生假令其人自問未能心悅誠服不敢飾僞而以實告牧師曰未能全信並未解所以必信此數事之理則牧師必曰是尙未得聖靈充滿未能受入教會爲基督徒換言之則其人不名爲義不得救贖即令其人孝弟忠信行誼無愧仍將沉淪地獄不得入天國蓋明明斥詆而獎詐也欲人之不相率而爲僞其可得乎故西諺有曰與教堂近者與上帝遠誠痛乎作

僞之多也孟子不嘗言乎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今耶教之徒乃曰惡信仰不憑功罪能信耶穌則雖罪亦赦而受賞是毀瓦畫墁而受食之謂於情理有當乎然而其徒則寬曰基督教重信仰不重工作矣此言非真意也蓋其意謂信仰即工作也彼其意若曰篤信上帝者則畏其威權而不敢爲惡也如此以爲信未嘗不可然而彼爲宗教壟斷計者又不肯但言天道並不肯但言上帝而必曰耶穌即上帝又即上帝之獨生子不信耶穌即爲不信天道不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及死後三日復活即爲不信天道爲教會計則善矣而與立教之意則大悖蓋得無數名爲信天之人而不必盡心爲善何以故緣其所以要求信仰者本不在天道而在與天道無關之條件故語析言其義今有人焉家有二僕其一人則工作爲謹以爲既受主人之酬給則當努力盡職以報之至於主人之家世之母德之威權之才能所不問也其又一人則終日頌揚主人之世德畏其威力而服其奇才異能而於本分應盡之工作怠而不修而曰此主人必賞此善頌揚而不盡本分之僕則彼雖盡本分而不善頌揚之僕豈情理也哉耶教之

言悔罪也。則祈禱以乞救主之赦。雖萬惡滔天。能信託救主。則無罪矣。何以故。耶穌既代人流血贖罪。凡信賴耶穌者。皆被贖也。儒與佛則重在己功。而輕外力。重在修行。重在至心懺悔。故諸家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獲罪於天。無所赦也。佛家亦曰。若自不發心。雖諸佛菩薩。不能度也。儒與佛皆勉人爲其難者。也。耶教則獎人爲其易。夫天下凡屬善義者。生成者。建設者。積極者。皆難事也。凡屬罪惡者。死亡者。破壞者。消極者。皆易事也。作惡者。猶水之向下。其事極順而易。世人雖知惡果之不可免。猶將犯之。今乃曰。赦罪甚易也。遂使人有所恃。而無懼。於爲惡矣。譬如花柳毒至。可怖者。市醫爲多得錢計。則告人曰。今有良藥。毒易治也。於是彼狎邪者。遂無所忌。而敢以身試之矣。良醫則必告人曰。身心健康。保之甚難。而毀之至易。一經染毒。則雖有藥去毒。而身心健康。受其害。永不得復。夫藥劑雖易辦。而終受害。勉強自制。工夫雖甚難。而終免禍。則人庶幾難易而就。難也。儒者之教人。蓋如是耳。其言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力行近乎仁。凡克己復禮。以理勝欲。莊敬篤行。自強不息。皆古人勉強而行之工夫也。若人言爲善如登天。又曰。樂蹟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皆所以教人爲仁之工夫。不容一息稍懈也。苟能不懈。

則庶幾不陷於惡矣。假令失足自陷。又須下勇猛悔改工夫。從心術上懇切懺悔。從行爲上實際矯正。非一向承認罪祈禱而即可了事也。知此義則一信仰而受賞。一祈禱而得赦之說。爲有弊矣。蓋獎人爲其易。而不必爲其難也。夫不爲其難。未有能成就而上達者也。至其爲始祖犯罪之說。亦所以圓其教主贖罪之說而已。夫人既同賦惡性於始祖。則其惡必同等矣。何以世人乃善惡愚智之萬有。不齊乎。且信徒既披耶穌贖罪。因耶穌之血而得純潔稱義。何以是人之後。仍復爲惡。與他人無異乎。且始祖犯罪說。根本即怪謬。無理。上帝愛人。既知辨善惡果之不可食。何以又造此果。置於亞當之近旁。又何以不明告。以不能食此果之理。而以上帝誑之。致妖蛇反得直其說。且上帝愛亞當。何以又造妖蛇於其旁。以誘之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當妖蛇誘亞當時。何以不禁阻之。及亞當已食果矣。上帝當憫亞當之無知。實非彼之咎。則當慈悲寬宥。不當加以恨。詈。即令亞當真有罪矣。上帝萬能。不難一祝福而弭其罪。又不然。則此泥造之亞當。夫婦使復還爲泥土。而別造一新亞當。亦甚易事。何爲必加詛咒。使子子孫孫。永劫受禍。又復再降。獨生子爲之流血。而後贖罪乎。譬之於病。今有血滿注射。可防病而不用。必令

其傳染。種種痛苦。再施藥劑刀圭。豈上帝而若是之愚且忍哉。始祖犯罪說既妄謬如此。而彼教猶守之惟謹者。則以救主贖罪說實根此而出。否則一切失其依據也。儒與佛則同言性善者。儒家之言曰。克明明德。謂顯天賦之明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又曰。性相近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參天地贊化育。所謂至誠者。反其本真不雜人爲之謂也。故曰。誠者性之德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同有之。仁義禮智是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若夫爲不善。非性與材之罪也。佛之言曰。佛與衆生。本無分別。一切含靈。同具佛性。故以見性明心爲證道之極。則其說與儒家自明明德存誠復性之理。正同。蓋皆根據實際體驗。自證心性而得。而無待於穿鑿附會者。夫性體本善。而天下多不善之人。何也。則其本身多生以來。自造之業。因所結果。一則其相觸繫之人。之業。因所感召。故也在近時。泰西人種遺傳學。於和氣致祥。唯氣致戾。說亦言之甚詳。蓋猶是我國氣類相感因果果相應之說也。要而言之。欺詐仇嫉之事。教主贖罪而後。不稍減少殺戮侵奪之事。耶教成立而後。日以增多。論寬大仁厚之美德。則西方奉耶教之民族。較我國治遠。

遜焉。論孝友睦姻之醇俗。則自命基督徒之家庭。較我民有不及焉。於以見教主贖罪之說。於世人之道德幸福。曾無所裨。而儒家存心養性以事天。佛家明心見性以證道。與夫因果感應之說。於人情理論。爲盡然有當。而於事實經驗。又確乎可證也。

第七章 結論

予之不憚煩而爲此詞費也。耶氏或疾爲好辯。儒者或惜其失言。予則自以爲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各教皆自有其所長。而吾亦夙有愛於耶教者。爲其組織宏大。植基深固。苟善用之。有足輔政教之不及者。予誠不忍故步自封。以自誤而誤人也。且予尤憫夫彼自命爲信徒者。大味立教者之旨也。耶蘇者。如其書所說。則爲提倡宗教革命者也。然而其精神足爲師法者。舉爲教會所毀滅無遺也。蓋當時教會專制橫暴。祭師以教會爲壟斷。以律法爲武器。於是有人心乃創新約立耶蘇以教人曰。盡人皆可事天也。豈有待於祭師之獻祭。教會者愛之組織也。豈有賴於陳死之律法。蓋彼時法利賽人之隘陋自私。正如今日之教會。凡平民皆德守義而不仰求於教會者。則祭師必拘牽文法以罪之。耶教則破壞律法之牽制。

指斥祭師之虛偽。彼痛教會之蔽真理以愚人民。而欲使人知事天之道。不在宗教之形式。而在仁義之實行也。然而今日之教會。則何如者。按新約所言。耶穌主博大而教會務狹。陸謂非經過牧師之洗禮者。不能入天國也。耶穌斥律法。而教會重條文。謂非口答幾種之信條者。不能得救贖也。耶穌畧形式。而教會責禮俗之細節。而輕實際之信行也。故假令當時實有耶穌其人。其旨趣固與今之教會大異也。而實際上則耶穌在歷史毫無存在之痕跡。蓋當千七百年前時。人民久苦教會與祭師之專橫。間有倡宗教解放之說。則靡然景從。遂有一般之投機宗教家。揣摩風尚。附和其說。而新教會居然成立。故新約之名。在一千六百年前始發現於歷史。自此前則耶穌及其徒黨之名。世無所聞也。其教既爲人所惡。空臆造而又成於多數妄人之手。故其教義處處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惟賴羅馬時代教會執掌政權。以武力刑威推行其教於各國。故能植鞏固之基礎。而歐美既無他高美之宗教。故文學政治之才。悉出於其中。（猶之前清以八股取士。而政治軍事之才。亦由八股而出也。）賴以保存千餘年之久。有明之季。耶教挾科學藝術東來。清之末葉。歐美日強盛。我國人之求科學藝術者。大抵於教會

之學校求之。青年學子。習其學者。滿衆。然而教會賴其國力及其教育慈善事業之補助。行之數百年。教堂以萬計。而其成績至無可觀也。何以故。吾國固有之教義。中正平易。廣大圓融。而深植於人心。不易爲其淺陋偏小之說所動。故也。予也夙有志於學。廣成童時。嘗求之於宋儒之學。而末所獲。旋浸淫於科學工業者。二十年。繼有感於教會所辦教育慈善事業之多。與夫一二傳教士之熱心服務。從之研求。耶教頗喜其基礎大可用。欲藉其組織以輔我教育及社會事業之不足。則於教國家之衰弱不爲無助。及進而深究之。見其教義根本悖謬。教徒執迷無改進之可能。而近年以來。輿說紛紜。起家庭革命與非孝之說。倡言無忌。予深懼焉。此等猖狂之謬說。雖不盡由於耶教。然耶教流弊。既如上所述。且新約紀耶穌對其母之態度。及其教人重上帝而輕其親之言詞。實開此等狂行之端。而毀其焰。故不敢不詞爲之闢。闢述我國聖賢之教義。正其謬。而辨其惑。世有議吾好辯。譏吾失言者。予奚敢辭。

儒家長天命與耶教禱謝上帝辨

甲子冬月

譚其杰

事有似是而眞者。辨之不明。則誤人而害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歟。故古昔聖賢於人心道心微茫精一之理。分析講解。不厭其詳。良有以也。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夫事天者。人類自然之趨勢也。凡人窮極則呼天。喜極則謝天。蓋世之人。於力所不能施之事。慨委之於天。而彼立一宗教。以使人景從者。莫不利用此心理之趨勢焉。耶教者。始於猶太。學問智識鄙陋之時。其怪誕狹隘之點。予既辭而闢之矣。至其以時祈禱致感謝之忱。於上帝。似無弊而有益。宜若可法而行之者。予嘗思之。且重思之。以爲是亦有待於明辨者焉。不則且有害於人也。天下事變皆有本原。此因果之定例也。上帝之界說如何。茲姑勿論。假令禍福賞罰咸出於上帝之手。則亦因果定例中之一事。上帝雖行其職權而無所容心於其間。焉其賞與罰。視人之善惡爲準。而輕重厚薄之際。則絲厘毫忽不容或爽。其罰也。雖面執之法。不能若是之嚴。其恩也。雖堯舜之聖。不能比其仁。其權能固甚大矣。然而上帝無爲者也。亦得謂爲無權。何以謂上帝無權耶。以其賞罰禍福至嚴密公平。一視人之功罪善惡而輕重厚薄之必悉如其分。而止不能以意爲軒輊焉。故曰上帝實無權也。而其爲功罪善惡者。在我。至於刑賞禍福。特如響應聲如影。

隨形而已。然則謂我實自操刑賞禍福之權可也。善有功者。上帝不能禍。惡有罪者。上帝不能福。而爲功罪之權。我自主之。則謂我之權高於上帝可也。然則彼徒知感謝上帝。而不知求己之道者。誤矣。今人有貨財者。寄之銀行。或藏之於家。而屬之司庫。明日從而取焉。銀行或司庫。則視吾所寄託之實數而還之。假令我無所寄託於彼。則雖跪而哀之。銀行司庫固不能以恩也。上帝則亦如銀行司庫焉耳。其所付於我。亦視昔日之所寄託者爲止。不能增損焉。我欲他日取用之便利。則當以時儲蓄寄之銀行。司庫則應取摺而而不盡耳。無所用其哀乞憐憫。於銀行司庫也。事上帝之道亦如是而已。存其心。養其性。修其身。盡其職。事雖無責報之心。而其食報有可必者焉。猶之寄託貨財於人。而他日得取償也。銀行司庫視其存款之應付。天道則視其功罪。以爲予奪賞罰。其致一也。昔宋王祐以直道不容於時。嘗手植三槐於庭。而言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厥後其子孫素果。皆爲賢相名臣。數世不衰。蘇文忠公嘗爲文記其事曰。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實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明乎此義。而知天道嚴明無私之可畏。而彼徒以

感謝所禱教人者爲足以誤人矣。蓋不知求諸己而以爲禱福事變遷出上帝之意。得彼上帝亦猶世人情感用事得以喜怒爲貴。謂以愛憎爲予奪也。其結果則必棄修省之功。忽教育之事。而專事祈禱感謝。冀天之垂憐而福佑之。其陋天蔽道甚矣。蓋謝天禱天者。發乎人類自然情感。宗教家利用之。對於樸愚之信徒及婦女未嘗不略收其效。而於稍有智識之士。則此膚淺之方法。不足以羈勒之。且徒以供彼之利用。以欺世而愚民。則其爲害甚大。故古之聖賢立教。必本於心性。根於理義。以期亘萬世而無弊。至於似是亂真之說。必正言以辨之。使不至誤人。而禍世。昔王孫賈爲媚態媚鬼之言。而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子路爲子病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子罕言天道。而教人以畏天命。然則夫子所以教人事天之道。從可知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己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謂苟能求己。能盡其心。則天之所以報我者。有可知者矣。盡心修身求己之事也。亦即事人事天之道也。蓋儒家謂舍是別無事天禱天之法矣。亦即舍是更無天道矣。苟不然者。畧其在我之道。而以外求爲務。皆爲孔子所

斥者也。問者曰。然則君子一以修德求己爲務。何爲而天命之是畏耶。答之曰。天命者。自我立之。我之窮通壽夭。皆樂惡智識。雖賦於天命。無可趨避。實則造此命者。即我前世及歷劫以來。自作之善業惡業所結果而已。非天命率意以賦我以命也。假令人之命運。一任上帝之意。則上帝固至仁至公者。於人常有所厚薄。而何以人類窮通壽夭。皆樂惡智識。萬有不齊乎。明乎修身立命之旨。則知吾人之存心動念。出言行事。即吾人未來之命運所由立。能不畏乎。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有生之日。皆在戒慎恐懼之中。而不敢稍懈焉。誠以吾存心動念。出言行事。消息甚微。而影響甚大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意謂天實不能作孽。凡孽皆我自作之耳。假令天能率意以作孽。而非有懲於吾之功罪。則天作之業。爲斷天顯焉。一禱爲天。命易轉移。惟天之無私。而其降禍福。悉以吾自作之業爲斷。天且莫得而更易焉。又豈吾一懼一禱之所能爲力哉。此所以可畏也。故感謝上帝之說。君子不取焉。大抵常人於其所欣幸逾量之事。輒歸功於天。而致感謝。例如

大富貴。多子孫。長安樂。美名譽。常人之所禱祀以求得之。則歎幸而感謝者也。君子於此。則益增其戒懼。惡懼焉。良以富貴福澤。苟爲吾命所應得。而非出於巧求力取者。則是吾夙昔善業之所致也。知善業之不能逃福。則亦知惡業之不能逃禍。故可懼也。或自問一己之功。不足以當今日之享。而致之也。且不免有巧取強爲之迹焉。則今之所享。既了夙昔之善業。而今之所爲。又種後來之惡。因更可懼也。且大富貴。多子孫。安樂名譽者。常人所謂爲福。實則禍之所伏也。徒見其福而以得之爲幸。則驕侈縱逸之心生。而禍隨之矣。君子之畏天命也。非待見禍變困苦。閻羅地獄之慘酷。而後畏焉。而於平居樂之時。常以未形之禍。未萌之惡。是懼之。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將然。易曰。履霜。愴愴。又曰。君子朝乾夕惕。畏天命之道也。佛家言。衆生畏果。菩薩畏因。果者。天命之移也。因者。天命之始也。君子畏天命。則慎於造因焉。誠以天地事物之萬變。悉本於方寸隱微之消息。而有其可必者。吁。其可畏也。其求己之功之不可以已也。予憫夫宗教家之不明此義。輒爲文以辨之。

按因果之理。必通三世。風業之理。根於輪迴。輪迴之說。雖非儒家所發明。而歷

代正史及私家筆記所載者。比比皆是。理既圓融。情無窒礙。而近日歐美通靈學家。亦皆證明輪迴之真確。蓋事實之不容諱者也。西人不明。蓋虛清長自爲調劑之理。不知輪迴因果。萬法唯心之諦。於是不得不以上帝造物神權。縱能爲結論。舍本逐末。重外輕內。事理扞格。勢而無功。甚可憫也。宗教辨惑說。頗爲各地教會明達者所稱許。初版驟緊。索者未已。爰付再版。增入此篇。以充前篇未竟之義。爲彼宗近亦多革新學家。斥新舊約中荒誕怪謬之言。爲不足信。頗仍篤守一神萬能之說。而不求其究竟義。此由未聞我國聖賢經訓之故而予是篇之所由作也。

甲子年十一月十一日其杰識

明害篇

乙丑正月

譚其杰

耶教以一神萬能創造萬物爲立足點。復謂耶穌卽上帝之化身。又爲上帝之獨生子。故信耶穌卽爲敬上帝。賴其流血以贖世人之罪。凡信之者。皆得救。否則皆不得救。贖而移受罰。予既撰宗教辨惑力闢其誕妄矣。願信其教者。仍以上帝造

人神總萬能之說爲不可推翻也是說也予夙昔亦深信以爲然友人狄楚卿先生十年前曾正予之謬曰萬物與世界皆唯心所造而已其言簡而旨深予因莫能領悟遂執己之見不爲動也近年稍研佛學畧知虛實真妄之義趣有無多少之一如而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理乃聖人依實而說非理想之空談也而彼之以劍遺萬物而推崇一神萬能者蓋肉眼膚淺之見而宗教家乃因壟斷教權之故至於排斥一切聖賢禮義正致正法指爲虛假絕人上進之路務使蔽聰塞明以崇仰其所造之信條又使人專讀其所謂聖經者雖荒誕之言觸目皆是高深之義了不可得而自謂爲上帝所親授一字不僞故高出世界一切經訓之上又自視其爲人爲天國之選民而不屬彼教者爲外教爲異邦人軀城既分仇視遂起始而與他教爲仇繼則自行分裂各相水火於是歐洲歷史遂全部爲宗教流血所染紅乃至全歐民族長養於嫉妬仇敵之教育中耶穌教中上帝教人記恨等仇以成今日武裝生活之世界傾擠殺戮無寧日則拜此所謂聖經者之賜也其來中國也教人毀祠廟棄主位禁祀神奉佛禁敬拜父母以摹仿彼之禮俗於是非

孝之說家庭革命之聲以起青年何知見彼碧眼之文明上等國人固如此耳我則而效之可脫離老人之干涉而輕滅我小家庭之擔負豈非計之得者此固由於傳教士之謬舉有以導之亦實由新約中耶穌言論舉措之流弊教人薄視其親之漸也凡此數端害甚著矣既亂歐陸復貽禍及我邦揆其原因則其教妄稱上帝而不講義理強立一神而肆詆正法泛言天道而蔑棄人事虛擬死後之虛榮而漠視當下之實際受用原立教者之初衷與信教者之本意非不在勸善慕義而無如其書雜糅荒謬一經深入則弊害叢生故愚夫愚婦之不深究其教理者但聞牧師致博愛勸爲善之言而篤信力行亦能勉爲善人以利社會然統全局而觀之一家一人信之似小有利者合社會大眾則弊顯焉一國用之似稍受益者合世界全體則害著焉一時行之似微有效者統歷史千年計之則禍烈焉總而言之耶教者矯強造作而非自然託名天道而不顧人情鋪張枝節而遺棄根本吹求細微而忽於大體所以然者緣其教創始於猶太智識鄙野學問淺陋之時故其思想言論其禮儀風俗視今日之生番苗洞南非土人無甚差別以此立其基礎迨歷時既久宗教家覺舊說有改進之需要遂復造作耶穌降生之說

羅榮他家事蹟教義成爲一書（此書成立已在第三四世紀末用耶穌降生爲紀元）已在第七世紀蓋其時教會以聖教執政權勢甚大也）將之以國力迫之其威使人閉塞聰明則其範束以聖教之學皆陋劣不值一哂於義理無其言一言不通事實扞格以致流弊無窮而遺禍於百世也夫在歐美本無高深教義之國利用此僅有之教以起愚夫愚婦之信仰教義猶可說也若在我國久有聖人禮教佛說正法數千年瀟灑浸漬入人已深家庭社會國家久受其益雖至今日物質發展人欲橫流異說披猖舊學淪喪之際而民間尚義好善之古風猶有存者賴以維持社會之安寧裨政治法律之不足則吾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教固爲感應輪回禍福之說以維繫於無形西人稱我國爲好和平之民族新學家則病我國人乏國家觀念所以然者我國古訓皆以大同爲目標故不存種族國界之心者咸歸同化故中國雖歷被異族侵辱之被殺吸收職是故耳能推其道以化西歐庶幾舊日穆穆仇敵之見可以泯除世界糾紛正賴我國教義之宏揚以爲解決奈何反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幽谷哉予既痛之深而悲

之初用是大聲疾呼而或者疑其爲門戶之見則誤矣君子之學實在實際應用反身有得問心能安爲歸宿若夫道聽塗說榜門戶出主入奴務名鮮實予不敏竊嘗聞聖人之訓矣自修之不遑暇爭意氣終日瘡口曉音與人較得失乎己有所見知其真是真非爲禱爲福而不以告人則學道之謂何矣告之不聽而遽罷休猶之不告也是愛人之心不真也大抵惑於一說者以先人者爲之主非且夕所能挽回雖經反覆譬喻舉人情物理事實爲之證據未易得其虛衷亮察或益增其堅執此所謂道高一尺則魔高一丈故能迷人不若之深使世界千數百年受其屠戮之禍而莫悟其所自惟見一小小怙小信小慈小善用爲稱美嗚呼不有人勢力持正論以開其僭妄工部局爲督辦其斥其欺僞謂治各爲之中小人者之其能救世乎

小人之見其欺僞之弊也 指其弊害攻其悖謬辨其似是而非之說明其欲善反惡之故張其以爲亂真之罪則歐洲嫉妬仇敵之惡俗且流入中國而我固

有學弟禮讓之美德將淪喪以盡西方歷史古今成蹟既如彼世界潮流影響及我者又如此然則吾輩具愛人濟世之思想者將含糊敷衍以聽其沈淪乎抑將急起直追以喚起世人之醒覺乎予誠不忍吾愛平和尙寬大孝友禮讓之民族